

童年的麦收

□敬郭

星期天的早晨，我带着妻儿驱车赶往老家，帮助日渐苍老的父母收麦子。

车子驶离城市，公路两边呈现出焦麦炸豆的丰收景象，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焦黄的麦浪间轰鸣穿梭，一群群戴着草帽的村民站在田间地头等待着麦粒蹦跳着出仓的那一刻。看着田间忙碌的景象，我不由加快了车子的旋转。

等我赶紧慢赶，还未走到老家的地头，就听见二妹在地里朝我大声打着招呼：“你们先回家吧，收割机马上就割完了，麦子直接拉回家门口了，你们在门口等着往家里转运吧。”

还没有找到麦收的感觉，一大块将近两亩的麦子二十分钟就割完了，过去一个麦天要拖拖拉拉将近一个月，现在一会儿就结束了。

在家门口，我一边喝着绿茶，一边轻轻松松往家里转运麦粒。机械化麦收的普及，让我再也找不回童年那种早晨听见鸟叫就起床、白天顶着酷日割麦的感觉。

出身于农家，耳濡目染爷辈父辈们的辛勤劳作，记忆深处，我从五六岁就会自觉跟着大人们披星戴月去地里割麦子。

豫西的麦收，大抵是从阳历的六月一日开始进入大面积收割期的，当然一些山地的麦子要早熟一个星期左右。在快要进入麦收的前两期农村集市上，为麦收而准备的各种农用工具，镰刀、扫帚、木锨、桑叉、耙子、柳条簸箕、牛套、刹车绳、麦秸帽、水壶，甚至连麦收之后抢种、除草的铁犁、锄头都成了抢手货。

等这一切都准备到位，每十来户人家分的一片打麦场也被弄得金光溜溜的，持续将近一个月的麦收就正式开始了。

农村的学校，大部分是要在这个时候放假的。一般是半个月左右，常常是断断续续的假期，下雨了就回到学校上课，天晴了就开开始放假。那时候的老师也大多是民办教师，都种有很多麦子。在那个基本上靠人力、畜力麦收的时代，我们这些幼儿园、小学的学生都成了重要的麦收劳动者。

童年的我，最渴望过这种既受罪又享受

的麦收日子，虽然天天要面对烈日的暴晒，但也可以吃到平日很难吃到的好东西，比如煮熟的鸡蛋、变蛋、时令蔬菜甚至汽水、冰糕，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是遮天蔽日的榆树、椿树、桐树。每天早上大概三点多钟，有一种鸟儿会在枝头闹钟一样发出“驾叽溜驾叽溜”的鸣叫，我现在也不知道它的真实学名是什么，它的全身乌黑，比乌鸦要大一些，身体瘦长，长长的尾巴顶端是分叉的，我们那里都称它为“驾叽”鸟。

每当听到驾叽鸟在枝头欢叫的时候，父亲母亲就会喊我们兄妹起床，伴随着父亲刺啦刺啦的磨镰声，我们开始找帽子，背上头天晚上早已装好的熟鸡蛋、变蛋、汽水，趁着月亮地向地里摸去。

到了地里，父亲开始派活，父亲母亲每人割一畦，两畦宽，六行；我割一畦宽，两个妹子只分两行、一行。弯腰在地里，是根本看不到麦根的，借着朦朦胧胧的月光，凭感觉在向前割着麦子。偶尔能听到不远的地块里有人说一句，或者中间小憩时大人们抽烟的谈笑。

在麦田里缓缓前行，有时候抬头望望浩瀚的星空，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地鼠潜行在天地间，或者在探索前面黑洞洞未知的世界，那种宁静而神秘的割麦子氛围，至今仍在脑海里不时泛起。

等到天麻麻亮的时候，伸直腰杆回头望望，才猛然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割出了那么长一垄麦地，那种获得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现在想想，在凉爽的黑夜里割麦子，实在是一种享受。而最怕的是在白天的烈日下割麦子了。常常是一块麦子没割完，就被父亲告知，另一块地里的麦子也需要尽快去割了。这就必须在烈日下受罪了。早晨回到家扒上两口饭，就又拿着刚刚磨得锋利的镰刀出发了。

为了赶活，上午有时候要割到日上头顶才能回家，下午一般三点之后就又得去地里了。这样连着两天的“星夜兼程”，地里熟透的麦子割完了，才会稍微停顿一下。可以在早晨等到

天麻麻亮去地，把割倒的麦子，借着早晨的湿润劲儿，装到架子上，用刹车绳刹好，套上牛慢慢拉到打麦场上。

打麦场上，沿着中间的圆形空地周围，是各家各户划分的堆麦子的地方。从地里拉回的麦子，需要一层层堆成高高的圆锥形麦堆。因为场地有限，每天只能有一家出来打麦子。那时候打麦子，全部靠牛驴马拉着石碾在摊好的、晒得焦崩崩的麦穗上一圈圈碾压。轮到谁家打麦了，需要当天上午将麦子从麦堆上用桑叉转运下来，在打麦场上乱七八糟摆弄好，经过一个上午的翻晒，下午再套上牲口碾压。乡里人是厚道的，只要是一个打麦场的，轮到谁家打麦了，其他的乡亲都会不约而同去帮忙。

麦子进入打麦场，从麦穗到麦粒，要经过好几道工序，翻晒，石碾碾压，用木耙子、竹耙子层层掠走大大小小的麦秸，最后只剩下麦穗与麦粒搅在一起的混合物，堆起来，等着风来了，用木锨扬场，用扫帚不停地拔拉掉麦粒上的碎麦穗、石子、土坷垃等杂物，最终才能“吹尽黄沙始到金”。

彼时的我，看着爷辈父辈们等着风来了，带上麦秸帽，用木锨将一锨锨夹杂着麦穗的麦粒擗向空中，黄澄澄的麦粒倾泻而下，阵雨一般落在两三尺外的地方，麦穗则飘飘扬扬在五尺外的地方散落下来。那时候真是羡慕爷辈父辈中的扬场高手，一起一落，把半年的辛勤耕耘收入囊中。一起一落，风儿带着麦粒在空中飞舞的沙声，美妙而动听。现在想来，这些扬场高手，真是乡村中最自然、最伟大的舞者和音乐家。

而那些尚未掌握这些乡村技艺的后生，则常常令我们这些孩童捧腹大笑。这些跃跃欲试的年轻后生，觉得这看着如此简单的动作无甚诀窍，征得父辈同意后，拿起木锨就挥舞起来，往往把麦粒擗得到处都是，或者风儿把麦穗飘得满头满脸，遭到父辈的一顿呵斥，红着脸败下阵来。

这种看似简单却蕴藏了巧妙借风借力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我从童年到青少年，却一直未能领悟到其中的奥妙，最多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还算称职的打扫帚手，把木锨扬

下来的杂物与麦粒拨拉开来。

童年的记忆里，等着碾压后的麦粒与麦糠混合物堆起来，开始扬场的时候，风却故意逗人似的，左等右等不来。没有正儿八经的风，连最好的扬场高手也束手无策。所以很多的时候，等变成一堆干净的麦粒，不是深夜就是早晨麻麻亮才会起风。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每家每户少则也有三四亩的麦子，所以打麦场上的麦堆会越堆越高，等到场上全部的麦堆变成麦粒，一般要过上个把月的时间。所有人家的麦子都打完了，勤劳节俭的农人还要轮着把已经堆起来的麦秸垛再扒下来，像打第一遍麦子一样，在打麦场上翻晒、碾压，往往还能再收获几袋子麦粒。“邇一邇，吃顿肉”，这句富有乡土气息的顺口溜，生动诠释着农人勤俭持家的乐趣与内涵。

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流逝，文明却在明明白白递进。

故乡的麦收，在发生着可喜的变迁。从我童年时代的纯手工麦收，到我青少年时期的拖拉机收割、拖拉机碾麦，再到我青年时期的脱粒机收获麦粒，再到如今的全机械化麦收。那时候，两亩麦子从割到收，或许要折腾上十天半月，而如今只需要二十分钟。

那些在我的童年时代，每年都要更新的麦收工具，如今在我的家乡早已鲜见踪迹，就连那些当初作为主要动力的牲口在农村也几乎看不到了。只是偶尔路过一些偏远的山村，还能不经意扑入眼帘，看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麦收农具和场景，倍感亲切又感慨万分。

时代，在悄悄发生着伟大的变迁。

我们在失去了许多无法重现的美好东西的时候，却总有许多新的美好事物在向我们涌来。我们无法再听着鸟鸣披星戴月去麦收，我们也失却了熟鸡蛋、变蛋、汽水等等的童年美味，却再也不必遭受烈日暴晒下的中暑、煎熬；就像我今日可以不必再看到父母的辛劳，而可以帮他们轻松度过昔日难熬的麦收。

所以，我怀念昔日漫长的童年麦收，也欣喜于新时代背景下的高速麦收，更梦想着未来现代化农业的光明前景。

倾听初夏的声音

□王永宾

在高悬着骄阳的碧空中，
布谷鸟正放声歌唱，
俯瞰着那波涛一般的滚滚麦浪，
用自己婉转的声音提醒人们抢收抢种。

丰收的季节如期而至，
沉甸甸的麦穗低下谦虚的头颅，
它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诉说：
奉献甘甜的果实是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广阔无垠的田野里，
联合收割机在欢快地驰骋，
散发着清新的麦香，
机器的轰鸣声是如此的悦耳动听。

水草丰美的池塘边，
青蛙跑来凑起了热闹，
呱呱、呱呱、呱呱，
清脆的声音响彻高远的长空。

小鸟在枝头放声高歌，
它们是天生的歌唱明星，
草木葱茏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家园，
鸟语花香就是生态优良的最好证明。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防控，
莘莘学子重新回到风光秀美的校园中，
在这鲜花绽放的季节里，
最美的声音还是校园里的琅琅读书声。

深山藏庙寺(新韵)(外一首)

□孙建铭

山林深处藏庙寺，
香客常往禅意飘。
古柏千年泉水盛，
犹如天景任逍遥。

汝州科教园(平水韵)

群山环抱科教点，
校视优师技领先。
朗朗书声音不断，
栋梁频造美誉传。

学而强国

□宋泽韶

学问勤中得，
终读万卷书。
习时多体味，
深意于心。
强敌不足惧，
科技可兴军。
国泰民安定，
中华已复兴。

彩色梦幻

□吴依彤

雨过天晴，
我爬上天梯，
扯下一大片最白最白的云彩，
它就飘在我的书桌上方，
纯洁无瑕的色彩装点着温馨的课堂。

无风的夜晚，
我爬上天梯，
用小刀切下一块黄澄澄的月亮，
我把它挂在窗前，
让它陪着我遨游知识的海洋。

宁静的夜晚，
我爬上天梯，
摘了满满一竹篮星星，
我把它送给朋友，
让它们在朋友的胸前闪着耀眼的光芒，
我把它镶嵌在天花板上，
夜里，
他们笑盈盈地看着我进入梦乡。

爸爸说，
他也要爬上天梯，
用小刀切下一块太阳，
我嘲笑道：
不等你完成愿望，
你的小刀就会被太阳融化得精光。

放手，让孩子自由成长

□郭单单

孩子成长得好，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不少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依然不减。

跌倒了，就自己爬起来。磨炼意志，应从小开始。孩子是在不断探索中成长起来的。当他跌倒时，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应当鼓励孩子自己站起来，不应该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不让他受到一丁点儿伤害。人生不是每次跌倒都会有人扶你一把。我们要在平凡的随机教育中，铸就孩子勇敢坚强、不怕困难的性格以及较强的独立活动能力，使孩子的人生绽开分外绚丽的花。

适时放手，让孩子自由奔跑。束缚越多，可能孩子接触的就越少，体验感就会大打折扣。对于孩子的小打小闹，我们不应该立即干预，也不应该直接打骂，伤了孩子，也闹得双方尴尬，应该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你干预的越多，孩子也就变得越任性，当孩子变得无法收拾的时候，别人只会说，你的孩子没有教养。让孩子快乐自由的长大，就应该给予他更多的空间，让他独立思考。家长过分保护孩子，为孩子做了许多本应由孩子自己去做的事情，这无形中剥夺了孩子增长自己能力的机会，也降低了他们的自立精神与自信心。这种爱限制了孩子的自我发展，对孩子将来独立的社会生活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家长应该让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发展，按照孩子自己的想法做想做的事情，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给予分析和帮助，而不是一味地为孩子设计未来。

因害怕失去，而抓得越紧；因害怕受伤，而愈加保护。这样的关爱，反而更像是一种枷锁，倒不如大胆放手，让孩子自由、快乐地成长。

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上河小学 赵鹏博 辅导老师：吴占国

“赵鹏博，出来一下！”正在专心听课的我突然被一个响亮的声音惊醒，全班同学的目光唰地一下，都从书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满脸疑惑地站了起来，只见老师慈祥的面孔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眼都眯成了一条线，兴奋地对我说：“祝贺你！赵鹏博，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办事处领导到我校慰问优秀学生代表，你表现出色，经过学校研究，决定让你代表全校少年儿童接受办事处慰问，请做好准备！”听到老师的话，我的心情就像是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朵朵浪花，激动极了。这时，一阵柔和的清风吹拂过竹林，拂过花园，带着浓郁的清香，拂过我的脸颊，使我感到特别的清爽惬意。

第四节课，吴老师带着我来到校长的办公室，我的心里别提多紧张了。几位叔叔正在和校长谈话，其中有一位叔叔穿着白色短袖衬衣，皮鞋被擦得油光发亮，乌黑油亮的头发，白净的瓜子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显得慈祥亲切。看到我们进来，他热情地将礼物拿了起来，双手递到我的手里，亲切地说：“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我代表办事处前来慰问你们，祝你们节日快乐！”我双手接过礼物，觉得它有千斤重。心中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只觉得心里幸福而又温暖。我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的，深深地鞠了一躬，用仿佛只有自己才能听出的声音说：“谢谢叔叔！”

我走在教室前面的走廊上，向远方望去，天空是那么蓝，就像用清水刚刚洗过，一尘不染。国旗在阳光的映照下，衬着广阔无垠的天空，是那样鲜艳美丽！我仿佛变成了一只轻捷的小鸟，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国画

□贾旭东 作

虚惊

□小言

晚饭后，和老公照常带着两个孩子在煤山公园里的广场上散步。夜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大人们散步、跳舞，孩子们追赶着戏耍，好不热闹。

老公抱着六个月大的二女儿，我看着三岁的大女儿与一个同龄男孩玩耍。过了一会儿，男孩的母亲走了过来，说，你去跳会儿广场舞吧，我帮你看着孩子，他们俩经常在一块儿玩。听着男孩母亲真诚的话语，想着手机里未读完的文章，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来到在广场南边坐着的老公身边，并告诉了他。老公反问我，你俩认识吗？我像是被当头一击，傻眼了，根本不认识！说完，我看到大女儿在广场东北角的亭子边玩耍，于是快步穿过跳广场舞的人群，来到亭子边，发现大女儿已不在，男孩和他的母亲也不知去向。我赶紧往外走，发现公园的林子里好几条小路交错着，黑黢黢的也没有路灯，稀疏的几个人中并没有女儿的身影，就又折回广场仔细寻找了一遍，确认大女儿不在广场上，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开始不停地埋怨自己太大意，怎么会那么幼稚，竟然听信了陌生人的

话，脑海里不断浮现新闻中小孩子被人贩子拐卖的画面，那些人贩子总喜欢装作热心肠的人跟小孩子套近乎，随后趁大人不防备的时候趁机把孩子拐走……越想越害怕。打算喊上老公一起寻找大女儿，考虑到老公抱着二女儿不方便，就一个人边跑边喊着女儿的名字，等快到公园东门的花坛边时，我远远地看到男孩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玩游戏，还不时给大女儿擦着额头上的汗，我揪着的心瞬间轻松下来。想起脑海中刚刚浮现的画面，看着眼前友善的她却被我理解成了“别有用心”，心中无比羞愧。

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人们常说的好人难做。其实，无论坏人如何伪装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人，但由于其动机不纯，也终会暴露出真正的面目，最后定会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相信，随着人们崇尚真善美的风气越来越浓，以及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到假恶丑无处遁形的那一天，人人可以与人友善，好人不再难做，我们的社会也会越来越美好。